

當海洋有了神的性格：從《奧德賽》看古希臘人的海洋信仰

淡江大學歷史系 劉增泉 榮譽教授

對生活在臺灣的人而言，海洋並不陌生。漁港、季風、颱風，甚至每年夏秋之際的海象變化，都提醒著我們，大海既孕育生命，也充滿未知。

三千多年前，遠在地中海另一端的古希臘人，同樣每天面對海洋。只是當時的人們不知道什麼是低氣壓、洋流或季風，他們將海洋難以預測的力量，想像成一位喜怒無常的神——波塞頓。



▲ 丹麥哥本哈根的波塞頓雕像

荒島、海妖、怪獸與無數考驗，身邊的夥伴一個個死去，最後只有他孤身返回故鄉伊薩卡。



▲ 希臘索恩尼岬角海神殿

《奧德賽》的主題之一，就是波塞頓與奧德修斯之間長達十年的對立。

在《伊利亞德》與《奧德賽》中，波塞頓憎恨奧德修斯的原因並沒有被明確說明。部分學者認為，波塞頓在特洛伊戰爭中傾向支持特洛伊人，而奧德修斯卻成為扭轉戰局的重要英雄，因此早已埋下嫌隙。不過，真正讓海神怒不可遏的，是奧德修斯返鄉途中發生的一件事。

一次暴風雨後，奧德修斯和船員漂流到一座陌生的小島。他們在島上發現一座堆滿乳酪與羊群的巨大洞穴，以為主人暫時外出，便享用了食物。沒想到，洞穴的主人竟是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——而他正是海神波塞頓的兒子。

波呂斐摩斯回到洞穴後，堵住出口，將奧德修斯一行人困住，甚至開始一個個吞食船員。面對絕境，奧德修斯沒有選擇蠻力，而是以智慧應對。他先用美酒灌醉巨人，自稱名字叫「沒有人」，等巨人熟睡後，再以燒紅的木樁刺瞎他的獨眼。當巨人痛苦呼喊「沒有人人在攻擊我」時，其他巨人誤以為他發瘋，沒有前來救援。最後，奧德修斯與倖存的船員藏身在羊腹下，成功逃離山洞。

然而，真正改變命運的，並不是刺瞎巨人的那一刻，而是逃出生天之後。

當船逐漸遠離小島時，奧德修斯忍不住向

《奧德賽》，便是在這樣的海洋文化中誕生。

狂風捲起巨浪，小船在黑夜裡劇烈搖晃。船上的水手不知道前方還有多遠，也不知道黎明是否會到來。對今日的人而言，暴風雨可以用氣象學解釋；但對三千年前航行於愛琴海的希臘人來說，每一次怒濤，都可能是海神波塞頓的憤怒。

因此，在古希臘人的世界裡，海洋從來不是一片蔚藍的風景，而是一位擁有情緒、性格與意志的神。

奧德修斯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，也是荷馬史詩《伊利亞德》與《奧德賽》的主角，以驍勇善戰與足智多謀聞名。他在特洛伊戰爭中策劃了著名的「木馬計」，幫助希臘聯軍攻陷特洛伊。然而，真正讓他成為西方文學經典人物的，不是戰場上的勝利，而是戰後那段漫長的返鄉之旅。

原本並不遙遠的航程，卻因為海神波塞頓的阻撓而歷時十年。一路上，他歷經暴風雨、

波呂斐摩斯高喊自己的真名，炫耀自己的勝利。這份驕傲，讓波呂斐摩斯得以向父親波塞頓祈求復仇。自此之後，海神一次次掀起風暴，摧毀船隻，讓奧德修斯漂流四方，也讓原本短短數週的航程，變成長達十年的流浪。

從今天看來，波塞頓似乎是一位喜怒無常、甚至有些不讲理的神；但若回到古希臘人的生活，就會理解這樣的神祇，其實源自他們真實的海洋經驗。

希臘半島三面環海，島嶼星羅棋布，山脈縱橫，使得陸路交通十分困難。對古希臘人而言，海洋就是道路，也是市場，更是連結各個城邦的生命線。他們依靠航海捕魚、貿易、殖民與交流，但海上的天氣瞬息萬變，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，就可能讓一艘船和整個家庭從此消失。

由於無法理解風暴、洋流與潮汐的成因，人們便將這股無法掌控的力量人格化，塑造成掌管海洋、風暴與地震的海神波塞頓。他手持三叉戟，不僅能掀起滔天巨浪，也能讓大地震動。對希臘人而言，平靜的海面是神的恩典，翻湧的怒濤則是神的警告。



▲ 奧德修斯和他的船員逃離了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

航海不只是技術，更是一場宗教儀式。

每當船隊準備出航，船長往往會在港口祭拜波塞頓，向海中傾倒葡萄酒作為奠酒，或獻上公牛、羊等祭品，祈求一路平安。有些城邦甚至會舉行盛大的海神祭典，感謝海洋帶來豐收與貿易，也祈求新一年的航程平安順利。這些祭祀儀式，不只是宗教信仰，更是一種對大自然的敬畏。

除了祭拜波塞頓，古希臘人在面臨重大航海決策前，也常前往德爾斐神廟尋求神諭，希望從阿波羅神的啟示中獲得方向。無論是殖民遠方、發動戰爭，或展開長途航行，神諭往往影響著人們的選擇。對他們而言，航海不只是

人與海的對話，也是凡人與眾神之間的交流。

《奧德賽》之所以流傳兩千多年，不只是因為它描寫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，更因為它刻畫了人與海洋之間永恆的關係。奧德修斯最大的敵人，不是獨眼巨人，也不是海妖，而是那片永遠無法完全掌握的大海。他可以憑藉智慧戰勝怪物，卻無法命令風向；可以逃離山洞，卻不能要求波浪停歇。

也因此，《奧德賽》真正描寫的，並不是英雄征服海洋，而是英雄學會敬畏海洋。

直到今天，地中海沿岸仍保存著許多與波塞頓有關的神殿遺址、雕像與傳說。雖然人們早已知道暴風雨並非神明降怒，但海洋依然令人敬畏。科技讓人類能夠預報天氣、建造更堅固的船隻，卻仍無法完全駕馭大海。

站在今日回望《奧德賽》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英雄史詩，更是一部古希臘人的海洋文化史。海洋既能帶來財富，也能帶來災難；既能引領人們回家，也可能讓人迷失方向。古希臘人將這份未知化作波塞頓，而神話，也成了他們理解海洋、敬畏海洋的一種方式。

當我們今天站在愛琴海岸，望著那片蔚藍海面時，很難想像，三千年前的人們凝視的是同一片海。只是他們看見的，不只是海，而是一位神；而這位神，也塑造了歐洲最早的海洋文化。